



第一辑 主编 何伟

甬藏书香

宁波藏书文化

书藏古今的宁波是座飘着书香的城市。
 书香是人文之香，是智者之香。这里不
 仅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
 阁，还有诸多爱书、读书、藏书的人。
 就让我们循着这些藏书人的故事轨迹，
 赓续诗书传家的传统吧。



虞浩旭 张爱妮 著



宁波文化丛书

第一辑

主编 何伟

虞浩旭 张爱妮

著

甬藏书香

宁波藏书文化



宁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甬藏书香: 宁波藏书文化 / 虞浩旭, 张爱妮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4.11

(宁波文化丛书. 第 1 辑)

ISBN 978-7-5526-1874-7

I . ①甬… II . ①虞… ②张… III . ①藏书—文化—宁波市 IV . ① G25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1868 号

丛 书 名 宁波文化丛书·第一辑

丛书主编 何 伟

本册书名 甬藏书香: 宁波藏书文化

著 者 虞浩旭 张爱妮

责任编辑 沈建国

装帧设计 金字斋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地 址: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

邮 编: 315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电 话: 0574-87264975 (编辑部)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135 千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1874-7

定 价 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图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0574-87248279

说明: 本书中部分图片因资料所限, 未能与相关权利人取得联系, 敬请相关权利人与编辑部联系, 以便支付稿酬, 并在重印时署名。

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

◎何伟

(一)

中国的古城实在不少,若论我国沿海最早的文化古城,只要稍稍具备历史地理的眼光,都会聚焦宁波——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。

这座从远古走来的名城,河姆古渡的骨哨一吹就是七千年,展开了一幅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。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不难发现宁波在我国沿海各大城市中的“早熟”:当宁波沐浴河姆渡的文明曙光时,我国海岸线上的先民基本还处于文明的空白处;当宁波先秦时期设县建制,广州还是邻近番禺的宁静村庄;当宁波唐代建州(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),已是“海外杂国,贾舶交至”的繁华城市,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渔村;宋代的宁波已是我国闻名国际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,天津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片滩涂;及至近代宁波作为“五口通商”被迫开埠,青岛、大连等城镇化才刚刚起步,更不必说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深圳了。

如此“炫耀”的类比,无意仰己抑人。只想说明,以商城闻名的宁波,其实是隐身的文化重镇。其文化价值和地位,显然是被低估了。仅以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河姆渡为例:其制陶、稻



谷和干栏式建筑的发现，修正了我国学术界总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摇篮的定论，确认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发源地。其出土的代表海上活动的六支桨，印证了宁波先民是我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先驱，为我国台湾和太平洋岛屿的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。澳大利亚悉尼市迪米蒙地电影制片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一部记录太平洋沿岸历史的影片，其序幕就是从河姆渡开篇的。

宁波文化矿藏的丰富性和不凡品质，还在于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，中国大运河的出海口之一，沿海城市中建城的起源地之一，金融史上我国钱庄的发源地之一，海运史上造船和航海的发源地之一……总之，宁波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。宁波的历史区域文化，犹如一座丰盈的藏书楼，在文化复兴的聚光灯下，亟须整理与传播。

宁波历史文化何其久也，宁波地域文化何其丰也，先贤前辈们已经为宁波开辟出了一块文化沃土。每念及此，作为祖籍宁波、生活于宁波的我，不禁对家乡深厚的文化遗产肃然起敬。可是，在今天追赶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时，有多少宁波人还记得曾经的灿烂？又有多少人了解宁波往昔的辉煌？

（二）

区域文化研究的兴盛和传承，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独特景观，既得益于文化的复兴，又受到区域发展竞争的推动。齐鲁文化，燕赵文化，三晋文化，巴蜀文化，吴越文化，荆楚文化，岭南文化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股热潮也波及作为吴越文化分支之一的宁波文化。

某种文明的价值观、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，基本上是由地缘自然条件所决定的。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精神性格之间有

着必然的因果关系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，影响一个文明的精神气质最根本的因素，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，换成老百姓的说法，就是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

宁波地处东海之滨，三面环山，潮汐出没的宁绍平原居中，多类型地貌孕育出姚江、奉化江、甬江流贯其中，江河湖海点缀其间，构成了宁波“经原纬隰，枕山臂江”的地理特征。“南通闽广，东接倭人，北距高丽，商舶往来，物货丰溢。”（宝庆《四明志》）“自宋以来，礼俗日盛，家诗户书，科第相继，间占首选，衣冠人物甲于东南。”（成化《宁波府志》）

文化早熟的宁波好比一个内敛聪慧的智者，有外貌形象，有性格气质，也有个性脾气。发源于四明，耸立于三江，兼得中西交汇之利，倚其7000年的文明发展，塑造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优秀文化符号、习俗和精神，说得洪亮一点，叫作“宁波文明”。

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，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符号。宁波的文化特质，如果要用极精简的字词来表达，就是“江海”和“商贾”。水路交通和商帮文化是阅读宁波风云际会悠长岁月的两个关键词。伸展开来，从类型看，有海洋文化、农耕文化、港口文化、海防文化；从特质看，有商帮文化、耕读文化、工匠文化、饮食文化；从思想看，有浙东文化、佛教文化；从文人看，名儒硕彦，人文荟萃，有南宋的心学先贤“甬上四先生”，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、知行合一的心学大师王阳明、开启日本明治维新的导师朱舜水、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家黄宗羲……正可谓千年古城，百年风云，几度沉浮，气血不衰，乃文化之力也。

（三）

一座城市的持久吸引力，不在林立高楼，而在文化气质。让



城市站立不衰的,是文化“软实力”。表面上看,决定城市差异的是经济,骨子里是文化。今观神州,仰赖房地产狂奔的造城运动,流水线般建造的排排高楼大厦取代古城旧貌,割断了多少城市的历史脉络,推平了多少地域审美特征,埋葬了多少丰厚的历史记忆,已经无法计算。宁波籍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认为,我们中国历史悠久,民族众多,地域多样,每个城市都有独特和鲜明的城市形象。可惜,现在我们660个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基本都消失了,即使有,也支离破碎,残缺不全,很难再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。眼下,追名逐利遗失了文化,随波逐流遗忘了故乡,身在故乡而不知故乡何在。

物欲越是膨胀,文化越是珍贵。宁波人之所以成为宁波人,并不是因为出生在宁波,而是身上承载着宁波的文化符号和基因。这些由宁波的风俗、语言和信仰因素组成的“宁波腔调”,以及地缘、血缘关系组成的坐标系,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谁、从哪里来。不论你身处世界何地,只要据此便可找到家乡,认祖归宗。如果遗失了宁波文化,即使站在这片土地上,也很难再是宁波人。令人忧心的是,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急切步伐下,本土历史文化面临诸多存亡考验。公路毁了,可以修复;房屋塌了,可以重建;文化遗产一旦“消失”,如同绝迹的物种,没了,就永远没了。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和情感归属的危机,成为一种流行国际的精神疾病,正是文化除根后流离失所的后遗症。

今天的宁波缺什么?不少人感叹缺文化,我看来,表述不很准确。宁波并不缺少文化,缺的恐怕是对丰厚文化的记忆和传承。“文之无书,行之不远”,作为文化工作者,作为宁波人,我们深恐随着时间的推移,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,随着记忆的衰退而归零。把文化摆在什么位置,不仅仅取决于政府,更取决于每一个厕身其间的市民的态度。文化是城市之魂,是我们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座。唤醒城市记忆的味道和画面,

保护并标出宁波的文化风景线,绘制文化地图延续文脉,亟须一套权威、全面、通俗的文化读物。本丛书的出版和传播,即是努力之一。

(四)

本丛书的编纂,虽非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,却颇费周折,几起几落,幸得宁波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慧眼识珠,忝列扶持项目,又得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、宣传部部长洪嘉祥及市委宣部等部门的鼎力支持,宁波出版社调集精干,组织本地学界文化精英,殚精竭虑,撰写这套丛书。

自2012年始,编纂委员会成立并确定了丛书的编纂大纲,专家们从宁波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坐标中,尽可能筛选出具有鲜明特色和传承价值的内容作为首批选题。第一辑八种,选题侧重反映对宁波发展最具影响力、最具代表性的八个方面地方特色文化。计划此后逐年推出各类文化系列,集腋成裘,奉献出宁波文化的“满汉全席”。

丛书着力点不在学术钻研和考证,而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,定位在文化“小吃”,充其量是宁波文化史的通俗版、系列专题篇,绝非贯通一气的皇皇巨著。丛书力求编排图文并茂,文字通俗易懂,集知识性与文学性、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,雅俗共赏,老少皆宜,为大众提供一张文化寻根的导游图,以及一杯安顿旅者心境的下午茶。于闹市中拾取一份宁静,于纷繁中理出一片安详,于浮尘中闻到一缕书香,于物欲中寻得精神的家园。

2014年夏写于水岸居

(本文作者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)

书种传来直到今



宁波藏书文化综述

应该在《庄子·天道》，该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。子路谋曰：‘由闻周之征藏史，有老聃者，免而归居，夫子欲藏书，则试往因焉’。”《史记·老子传》则对这一事的记载更明确：“周守，藏室之史也。”注：“藏室史，乃周藏书室之史也。”但将藏书作为一种书业活动应该在汉代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”，此处正式将藏书作为一个书业活动的术语确定下来，“藏书”两字才被专业化，后在史书上不断出现，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藏书之盛，莫盛于开元”等等。

其次是关于“藏书家”的概念。目前关于藏书家的定义有好几种说法。第一种认为藏书家是“因研究需要或个人兴趣而对图书进行收藏的人”。第二种认为藏书家是“指私家藏书的开创者或私家藏书的传人、皇家藏书的管理者或于藏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”。第三种认为藏书家是“藏书而又谓之‘家’，必须是对书籍有较深的学问，并且对所藏图书进行过分类编目、著录题跋等研究性工作的人”。而笔者认为“有目的、有系统、有倾向地收藏多量图书，并加以管理和利用的人，可称为藏书家”。所谓有目的，即凭自己的爱好、评价和鉴赏力而有选择地收藏图书，不仅可供自己参考、阅读或消遣，也可以把某一领域、某一时代或某一专门出版物精心地完善地收藏起来。所谓系统，即专心、耐心、细心地持久而集中地收藏某类、某一作者、某一时期的出版物，这样的收藏相当齐备；所谓有倾向，即集中于某种图书，如对善本作专门收藏等。所谓多量，是指藏书达到一定的规模。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它是变化的。如春秋战国时期，墨子“有书三车”、惠施“有书五车”，都是大藏书家了。清代乾隆出于征书目的，认为收藏“百种以上者，可称为藏书家”；所谓管理，则至少要编有书目；利用则指藏以致用。

第三是关于“藏书楼”的概念。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有给自己的书楼、书斋、书房或读书处取个名的雅好，有些甚至有好多



个名,这就出现了所谓实构藏书楼和虚拟藏书楼。所谓实构藏书楼,是指历代图书收藏者为藏书而专门建造的处所。通过专门建造的藏书处而使图书不受自然和人为损坏。天一阁就是专门构造的藏书楼。所谓虚拟藏书楼,即虽有藏书楼的名称,而实际上并非真的专构楼堂以度书籍。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,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,有的甚至是随居室放置书籍。历史上藏书楼虚拟的成分多,范钦的东明草堂就属此类,既会客,又读书,也藏书。我们在研究藏书文化和藏书史时,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。

第四个概念是关于“藏书文化”。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写照,是人类文明的反映。人类的文明史由人类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组成。在诸种文化中,有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是藏书。图书的搜集、鉴定、校勘、品赏、典藏、管理、借阅,以及题跋、评点、收藏等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。藏书文化是其他诸种文化形成一定规模后产生的。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,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。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,又是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。藏书文化的形成,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。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。

图① 东明草堂

(二) 中华藏书史偏长

在明确了概念后,我们还必须对中国的藏书文化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。人类自有了文明,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,有了图书,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。在古代中国,承担图书收藏,乃至图书管理、研究、校勘、刊行事业的主体是历代的官私藏书楼。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,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。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,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。由此算起,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。中国的藏书楼收藏、保存、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,保存、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。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,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。

中国的藏书文化历史悠久,生生不息,业绩辉煌,似一条滔滔大河,汇聚条条支流,波涛渐宽,声势渐壮,由官府藏书而私人藏书,再至寺观藏书乃至书院藏书,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。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、私家藏书、寺观藏书、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,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背景密切相关,并形成各自的特点。中国的藏书事业历经种种磨难曲折、天灾人祸,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,顽强地走出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程,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。

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而源远流长、绵延不断的藏书文化,为中国为世界留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、门类之繁、涵盖的时空之广,是文明古国最具体、最形象、最生动的象征,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。中国的藏书文化博大精深,它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藏书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,甚至可以说,没有藏书文化,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。研究中国



藏书家、藏书楼和藏书文化的历史,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,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,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。

图② 应野平天一阁图

(三) 琅嬛福地属宁波

在了解了中国的藏书文化后,我们再来看看宁波的藏书文化。

1. 宋代藏书的崛起

研究中国藏书史,多重视两宋及以后诸代,这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,主要是汉至唐代的书籍以手抄传写为主,书籍流传甚少,藏书十分困难。但并不是说宋以前没有藏书家。宁波的情况与全国的藏书史实相吻合。以往许多观点认为“宁波的私人藏书始于两宋”,其实不然。据光绪《余姚县志》和《吴越备史》记载,南北朝时余姚人虞和与五代时慈溪人林鼎都有聚书。虽然汉至唐五代藏书家的资料十分缺乏,但通过一鳞半爪,仍可证明宁波藏书事业源远流长。

宋代,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,宁波藏书事业迅速崛起。这首先是由于浙东地区靠海,偏安一隅,历代战乱多未波及,即使偶遭兵燹,也不会旷日持久。政治局面相对安定,未有大的动乱,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,为藏书事业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其次是浙东多世家旧族,有收藏之风。北宋末年的移民潮中,当时的明州是“天下贤俊多避于此”的江南七府之一。这些移民多有中原望族,出身书香门第,诗书之风极盛。宁波藏书文化就是在中原望族固有文化的影响下,吸取浙东地域文化而形成、勃兴的。再次是浙江刻书业的发达。浙江刻书业起于唐,兴于五代,到两宋时杭州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。宁波毗邻杭州,书籍的大量出版刊印,为宁波藏书事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收藏来源。最后则是浙东地区教育、学术活动的活跃。以杨适、杜醇、王致、王说、楼郁为代表的“庆历五先生”和以舒璘、沈焕、袁燮、

杨简为代表的“甬上四先生”，或教授乡里，或设坛讲学，书院教育和学术风气极盛，“吾乡遂称邹鲁”，这对藏书事业的促进不言而喻。

北宋时期宁波的藏书家有楼郁、陈谧、陈禾（二灵山房）、王欢、王正功、陈恢，南宋时期宁波的藏书家有曹盅（牧庵）、楼钥（东楼）、史守之（碧沚）、赵彦逾（重楼）、郑若冲（常允达庵）、袁韶（东西堂）、袁似道（南园）、王应麟（汲古堂）、刘俛（阆风吟堂）、史师雄、史浩、袁燮（是亦楼）、杨简（石鱼书堂）、王说（酌古堂）、王正己、林硕、高文虎、高元之、蒋仲武、罗仲舒（经训室）、刘扬祖（介白楼）、黄震（日湖寓亭）、陈埧（欢聚堂）。其中藏书在万卷以上的有楼郁、王正功、楼钥、史守之、袁似道、王应麟、林硕，尤以楼钥之东楼、史守之之碧沚、王应麟之汲古堂最为有名。

2. 元代藏书的低落

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北方游牧的蒙古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，它奋起于朔漠，以金戈铁马之势，攻金灭宋，入主中原，建立帝国。由于连年征战不断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经济生产遭到破坏，对私家藏书的发展影响甚大。虽然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十分重视，特别是在元代中期以后，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，刻书业、出版业日益发达，私人藏书亦得恢复与发展。但由于元末社会又处于经常的动荡不安之中，农民起义接连不断，总的来说，藏书文化兴盛远不如宋。宁波也是如此。

据现有资料，元代宁波藏书楼有应伯震之花崖书院、胡三省之南湖石窖、袁桷之清容居、郑芳叔之求我斋、张式良之老梅书屋、闻元春之桂庄、祖铭之东湖书楼，以及程端礼、徐禹圭、蒋宗简、王世昌、胡珙藏书。其中袁桷、王世昌、程端礼、闻元春的藏书量均在万卷以上，尤其是袁桷的清容居更是名扬天下。